

皇后是这样炼成的

1

酒小七 / 著

史上最爆笑之

人气作者酒小七
不得不看的欢乐大作

原名：《皇后无德》



对本人不利的，一律想办法收拾；

能拖对手后腿的，一律想办法留下；

细作都要想办法调职，不放过任何争光的机会！

凡是

后宫生存法则



祖冲之皇后



最厚颜皇帝



一个如美玉，一个如娇花，真好一对璧人

皇后 是这样 炼成的

1

酒小七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皇后是怎样炼成的. 1 / 酒小七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240-3

I. ①皇… II. ①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6343号

书 名 皇后是怎样炼成的. 1

作 者 酒小七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丽

文字编辑 黄凡倚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封面设计 TiTi设计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23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240-3

定 价 2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7

第三章 /033

第四章 /050

第五章 /065

第六章 /080

第七章 /097

第八章 /113

第九章 /129

第十章 /142



第十一章 /15日

第十二章 /175

第十三章 /191

第十四章 /207

第十五章 /225

第十六章 /240

第十七章 /252

第十八章 /262

番外 奇怪的梦 /277



♥ 第一章

大齐熙和二年八月初九，忌出行，宜嫁娶。

这一天不愧是钦天监千挑万选的黄道吉日，天朗气清，风和日丽，就连秋老虎都温柔了许多，仿佛暴躁的河东狮突然散去功力，露出娇羞。

临近紫禁城的长宁街尽头，缓缓行来一支仪仗队，吹吹打打，喜庆非常，看着像是一支迎亲的队伍。不过与平常人家不同的是，队伍中没有红色的喜轿，却有一顶十六人抬的杏黄色礼舆。礼舆的帷幔上用金线绣着凤凰，舆顶垂下金黄色流苏，四角探出金色龙首。龙首含着五彩八宝珠串，随风轻摇，与帷幔上的金凤、舆骨上雕的金龙交相辉映，赫赫煌煌，晃得人眼睛都疼。

能有资格乘这种东西出嫁的，怕也只有皇后了。

街道两旁站满了人，个个伸长脖子向队伍看，不时发出阵阵惊叹声，比看庙会还要热闹——庙会年年有，但是皇帝大婚，恐怕这辈子也就见识这一遭了，能不好好看看吗？

迎亲队伍里虽然人多，又要演奏音乐，却丝毫不乱，井然有序地前进着，其中四个长相讨喜的小太监专门负责向人群抛撒糖块和铜钱，用大麻袋装的糖和钱已经下去了小一半儿，随着小太监扬起的胳膊，人群中传来一阵

又一阵的骚动。

队伍快要行至叶府时，远远地便看到叶府大门口黑压压地跪了一地人，领头的是个须发花白的老者，面容恭谨，眸子晶亮有神。

“那可不就是叶阁老。”人群中有人眼尖，一眼便认出老人的身份。

“叶阁老是谁呀？”一个稚嫩的童音问。

“叶阁老是中极殿大学士，内阁首辅，两代帝师，三朝元老！”随着几重身份被道出，说话者的语气也跟着上扬。虽然和叶阁老不熟，但这无碍于他说此话时的骄傲。

周围人也因这句话而发出一阵令说话人满意的赞叹。虽然这种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每次听到人说，总要忍不住赞叹一番，就好比在大街上看到要把式卖艺的，虽见过多次，也还要驻足观看一会儿。

“今日出嫁的这位姑娘，便是叶阁老的嫡亲孙女，闺名叶蓁蓁，年方十七。叶阁老有三个孙子，却只有这么一个孙女，可谓爱如珍宝，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又一个人说道。

“敢随意称道皇后娘娘名讳，不怕被捉住打板子？”听者开玩笑道。

“我听说，这门亲可是三年前就定下了。”

“那为何今日才大婚？”

“三年前先帝爷驾崩，今上纯孝，说一定要为先帝爷守满孝才能成亲。”

“爹爹，皇上要娶叶阁老的孙女，那他以后岂不是都要管叶阁老叫爷爷了？”稚嫩的童音再次发问。

这次没人回答他，他爹直接捂住了他的嘴巴。

小太监一扬手，铜板哗啦啦下雨似的落下。几人顾不上聊天，蹲下身卖命地捡起钱来。

叶府今日大喜，处处贴了红喜字，挂了红花红绸，人人脸上都带了几分喜色，唯独一人除外。

叶蓁蓁木着脸看着镜中的自己。那镜子是花大价钱从佛郎机人手里买



来的，光滑明亮，能照得人纤毫毕现，叶蓁蓁也是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长这样。

鸭蛋脸面，朱唇皓齿，鼻梁小巧高挺，衬得五官格外精致有神；一双丹凤眼，黑白分明，顾盼神飞，眼角微微上挑，不笑时会透出一股威严；修长上挑的双眉与眼睛相得益彰，只是此时眉头微微隆起，似是满心不悦。

妆容虽然华丽，配叶蓁蓁精致而大气的五官，倒也相称得紧，让人心中油然生出一种敬畏感，就是不知道皇帝会不会喜欢这种口味的了。

喜娘最后为叶蓁蓁拉了拉衣角，整了整凤冠，确定一切无误之后，便扶起她：“小姐，圣使快到了，请您先领受册封。”

叶蓁蓁没答话，依言由她领着。

眼睁睁地看着叶蓁蓁跪受了皇后的金册和宝印，喜娘暗暗松了口气，心想总算木已成舟，这下小姐不管多不愿意，也是实实在在的皇后娘娘了。说也奇怪，别人当皇后那是天大的荣光，想求也得先修几辈子福分，怎么到自家小姐这里就是一万个不乐意呢。亏得小姐在太老爷面前最是乖巧伶俐，哄得太老爷几乎无日不开怀，可是因为这件事，祖孙两个闹了好几场，总也不能消停，老爷和三位少爷轮番上阵当和事佬，也不顶用。幸亏小的斗不过老的，小姐到最后不还是服软了。

领受册印后不消片刻，便是吉时。叶蓁蓁被扶上那金光闪闪的礼舆之后，迎亲队伍重新启程，回去时多了一串长长的尾巴，那都是叶蓁蓁的嫁妆，流水一般往外抬，足足铺满整条长宁街，观者无不咂舌。

不管当事人乐不乐意，叶阁老无论如何都要让自己的宝贝孙女嫁得风光无比。

叶蓁蓁坐在礼舆中，心中回想着爷爷对她的最高指示：不能被废后。

她揉了揉被凤冠压得酸疼的脖子，心想爷爷您真是太了解我了。

可是既然您如此了解我，又何必非要把我推进那吃人不吐骨头的皇宫呢。

想想自己那未来的夫婿，叶蓁蓁更觉头疼。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皇帝

都不是叶蓁蓁理想夫婿的候选人。

大齐朝的女子地位比之前代要高出不少，女子在择婿方面有一定自由。叶蓁蓁是名门之后，爷爷是三朝元老，还是皇帝的老师，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她的父亲在吏部供职，不出意外的话将来也会入阁。因此，除了公主，这天下只怕没别的女孩儿比叶蓁蓁的出身更尊贵了。有这样一个娘家撑腰，叶蓁蓁想挑什么样的男人没有？只不过不管她挑上谁，也绝对不会是皇帝。她被人宠惯了，到了夫家也能被宠着惯着那是最好不过，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夫君不能讨小老婆。以上，皇帝都做不到。

更何况那皇帝自从登基之后便看他叶家不顺眼。一个是权倾天下的老臣，一个是野心勃勃的新帝，朝堂上权力相争暗流涌动，皇帝现在根基未稳动不了叶家，不代表以后也不会动叶家。别看她现在如鲜花着锦风光无比，等皇帝和叶家算账的时候，八成会首先拿她这个皇后开刀。

越想越觉得自己前景渺茫，叶蓁蓁只好停下思绪，扶着下巴打瞌睡。早上天不亮就被拎起来捯饬，这一身衣冠复杂又沉重，搞得她疲惫不堪，现在也确实困了。

这一睡就睡到了坤宁宫，其间似乎在乾清门停了一下，但她没醒，被人扶进卧房时她还迷迷瞪瞪的。

所以纪无咎一走进卧房就看到叶蓁蓁大大地打了个哈欠。

纪无咎本来就阴沉的脸色又黑了几分。这种仪态，怎配做皇后？叶修名那老家伙还真拿得出手。

打完哈欠，叶蓁蓁看到了纪无咎。她慢吞吞地起身，给他行了个礼：“参见皇上。”

“皇后免礼。”虽然厌恶都快爬到脸上来了，但是该说的场面话还是得说。说完这些，纪无咎坐下来。

烫金龙凤呈祥红烛的火苗轻轻跳动着，映着二人的脸庞，一个如美玉，一个如娇花，真是一对璧人。

这对璧人四目相对，又双双别过脸去，相看两相厌。



叶蓁蓁给自己倒了杯酒。据说洞房会很疼，所以她打算多喝点酒麻醉自己，最好是醉得神志不清，那样大概就不会感觉到疼了。

可是她刚喝了一口，就发现纪无咎在盯着她看。叶蓁蓁有点不好意思：“你喝吗？”她放下酒杯，执起酒壶想给他也满上。她心想，刚才是她太着急了，应该先给皇上倒酒的。只是因为看他不顺眼，便给忽略了。

然而纪无咎制止了她的动作。他端起她喝过的那杯酒，一饮而尽。

叶蓁蓁终于想起来她真正忽略了什么，合卺酒！新婚之夜夫妻之间要喝合卺酒，这件事喜娘叮嘱过她，但是成亲的过程太过烦琐，所以她遗漏一二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纪无咎喝完这杯酒，便把自己的酒杯满上，先自己喝一口，又递给叶蓁蓁。

叶蓁蓁不情不愿地接过来，一脸嫌弃地干掉。

纪无咎冷哼。

喝完合卺酒，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比较尴尬了。纪无咎硬着头皮把叶蓁蓁抱上床，便是一番宽衣解带。但是在叶蓁蓁“你这个无耻色狼登徒子”这种目光的逼视下，他也实在提不起什么兴致。

“闭上眼睛。”纪无咎命令道。

她紧闭双眼视死如归的表情依然让他提不起什么胃口。

好在叶蓁蓁长得够漂亮，闭上眼睛之后平时的冷淡荡然无存，倒也有几分楚楚可怜的味道。

而且，身材也好，手感也好……

于是纪无咎终于有了点感觉。

至此，这场欢爱还勉强算得上和谐。

然而接下来，叶蓁蓁突然感觉身下一阵撕裂般的疼痛，脑子来不及想，身体先一步做出反应，抬脚就踹向施加痛苦的那个人。

嘭！

纪无咎坐在地上，脸上情欲尚未退却，目光中难得一见地带了点迷茫。

其实纪无咎自幼由名师指导，文武双全，若是平时，被叶蓁蓁这种身手的人袭击，完全可以轻轻松松躲过去，只是他方才正专心致志地做那种事……

“放肆！”纪无咎很快反应过来，沉着脸看向叶蓁蓁。饶是他装面瘫装习惯了，此时也无法完全抑制怒气，胸膛剧烈起伏着，仿佛下一步能喷出火来。

叶蓁蓁跪在床上，尽量使自己的表情显得真诚：“臣妾一时鲁莽，无意冒犯龙体，请皇上责罚！”

责罚，怎么责罚？这种罪名可大可小，就看皇帝的心情了。可是大婚第一天就重罚皇后，那就相当于直接抽叶修名的脸——他确实很想抽，可现在还不是时候。

更何况，新婚之夜妻子把丈夫踹下床，这种事情闹大了，当丈夫的脸上难道很有光么……

所以纪无咎看向叶蓁蓁的目光中多了一丝纠结。

这时，外间一声谨慎的“皇上”，把帝后二人从诡异的气氛中解救出来。

说话的是纪无咎的贴身大太监冯有德，从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服侍他，跟了他有十几年了。

“什么事？”

“皇上，方才露华宫的太监来禀报，说丽妃娘娘不慎跌倒，伤情严重。”

纪无咎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堵在胸口的恶气终于散了些：“摆驾露华宫。”

“遵旨。”

纪无咎走到卧房门口，鬼使神差地又回头看了一眼床上的叶蓁蓁，发现她正捂着嘴巴，又打了个长长的哈欠。

大婚第二日，叶蓁蓁依然有许多事情要忙，又要祭拜列祖列宗，又要拜见太后，完了还要领着后宫嫔妃给皇帝叩头行礼……等她再次回到坤宁宫时，累得肩膀都有些酸了，下身还隐隐作痛，总之很不舒服。



宫女素月轻轻地给她捶着肩，另一个宫女素风捧上一盏茶，叶蓁蓁喝了一口。

素月和素风都是她的陪嫁丫鬟，在她未出阁时便跟着她贴身服侍。素月行事谨慎周密，素风则聪明机巧，素有急智。

“娘娘，皇上昨日歇在了露华宫。”素月说道。

“嗯。”叶蓁蓁答应着，不置可否。

素风撇撇嘴：“那个丽妃好大的胆子，不过仗着皇上的几分宠，竟敢挑衅娘娘您，真是自不量力。”

“哦。”

见自家娘娘这个不争气的样子，素风有些着急：“娘娘，您可不能就这样任人欺负了去呀。”

素月叹了口气：“为今之计最重要的是留住皇上。丽妃敢如此嚣张，不也是因为皇上盛宠嘛。娘娘您……”

叶蓁蓁摇头道：“丽妃敢如此嚣张，是因为她爹爹苏将军此时正坐镇敦煌，抗击西域诸夷。”

盛宠？笑话。纪无咎若真的宠爱她，就不会放任她在后宫之中四处树敌。她现在的小辫子越多，她爹以后就会越听话。现如今西域那边不太平，已经臣服的地方也被挑拨得人心浮动。边境此时正是用人之际，虽然苏将军不是什么名将，但才能还算出众，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能好好安抚自然要好好安抚，还有什么比他女儿受隆宠能更好地安抚一个大臣呢？

素风似乎对这个理由有点难以接受：“那皇上……”

“皇上这也算是卖身救国了，说来令本宫好生钦佩。”叶蓁蓁说道。

她这一句话，把另外两人都逗得笑个不停。素月不知不觉停下动作，扶着叶蓁蓁的肩膀，边笑边说道：“皇后娘娘啊皇后娘娘，您怎么还像以前一样呢，可不能了。这样的话您以后千万别说了，小心隔墙有耳，若是传到皇上那里，怕是要给您安个大不敬的罪名！”

叶蓁蓁心想，那又怎样，我昨天已经大大不敬了。

歇了一下，便有各宫妃嫔前来正式拜见皇后了，以后她们也要每天来向皇后请安，然后由皇后领着去慈宁宫给太后请安。

纪无咎今年不过二十岁，所以他的妃嫔数量并不算多，高名分的就更少了，妃以上的只有正二品的丽妃和贤妃。丽妃是苏将军的庶女，原本是东宫才人，纪无咎登基之后她一步步升到现如今的品级。贤妃则是户部尚书方秀清之嫡女，昨日和叶蓁蓁一同入宫。按照祖制，皇帝大婚、册封皇后的同时，要册封一到两名妃子，这一两名妃子可以是由后宫嫔妃直接晋位，也可以是从宫外抬进皇宫。贤妃属于后者。

妃以下的，从二品的嫔三个，分别是庄嫔、惠嫔和僖嫔，正三品婕妤三人，正四品昭仪两人，正五品美人及其以下若干人。

这些妃嫔，美得各有千秋，让人目不暇接。看来纪无咎的口味很多样。

叶蓁蓁面无表情，凤眼微微一眯，在众人脸上扫了一圈，很平凡的一个动作，却带着天然的贵气和威严，被她目光扫过的人都不由得肃然。

最后，她的目光停留在丽妃身上。她其实不想找碴儿，但这位丽妃今天来晚了，叶蓁蓁觉得自己应该给她个解释的机会。

果然，丽妃开始解释了：“臣妾身体不适，故此来迟，怠慢了皇后娘娘，请娘娘责罚。”

叶蓁蓁敷衍道：“丽妃不必拘谨，都是为了伺候皇上，何来罪责。”

丽妃从叶蓁蓁脸上看不到半点儿失落抑或愤怒，心下有些纳闷，又有些失落。

“娘娘说得是。”比较受宠的僖嫔掩口娇笑，美目一转，看向丽妃，“妹妹听闻昨日姐姐不慎跌倒，现下可好一些了？”

“昨日皇上已经叫御医为本宫仔细看过，并无什么大碍，有劳妹妹挂念。”丽妃笑道。

“姐姐伤着了，不急着请太医，倒先去禀报皇上，行事可真是谨慎。”僖嫔说着，余光瞟向座上的皇后，发现她垂着眼睛，脸上淡淡的没什么表情。



其他众妃嫔乐意看着僖嫔当众挑拨皇后与丽妃关系，并不插话。皇后进宫之前，丽妃在后宫之中横着走，鲜少有人敢得罪她，现下更没人愿意触这个霉头。也就只有僖嫔胆子大些，急急忙忙地站出来表明立场，一方面刺一刺丽妃的嚣张气焰，一方面也有向皇后娘娘献媚自荐的意思，怎奈皇后娘娘似乎并不打算接招，只顾自己看戏。

僖嫔顿时有些讪讪的，面上还要强撑。这时，一向唯丽妃马首是瞻的庄嫔开口道：“僖嫔姐姐有所不知，皇上特地吩咐了露华宫一干太监宫女，丽妃娘娘有事，一定要立即禀报。当时妹妹也在场，故此知晓。想必昨晚露华宫的太监也是缘此圣意难违，一时没多想，便先行禀告了皇上。至于皇上比太医到得还早，一则露华宫与坤宁宫相近，二则也是皇上心内惦念丽妃姐姐伤势，所以急急地赶了过去。”

“好一张巧嘴。”叶蓁蓁点评道，面上表情充满钦佩，似乎这才是她关注的重点。

庄嫔张了张嘴，实在不知道这算是夸奖还是讽刺，她自诩聪明，现下却也摸不准这个皇后的脉了。

丽妃眉目舒展，笑得仿佛花枝轻颤：“正是呢，庄嫔妹妹说得极是。臣妾也不知宫中奴才们竟如此没思量，更不知皇上竟如此关心臣妾。”话里话外不忘揭叶蓁蓁的伤疤。

叶蓁蓁有点不耐烦。她没答话，而是微微抬了一下下巴。素月极有眼色，立刻捧来早已准备好的东西走到丽妃面前。按照惯例，头天伺候了皇上的妃子，次日皇后都会赏一些东西。

大婚又怎样，皇后又怎样，皇上还不是歇在我那里……想到这里，丽妃得意非常，定睛去看素月手中所捧物事。

几件精美的首饰，看得出皇后出手不凡。除此之外，竟还有一个羊脂白玉的蟾蜍！

蟾蜍拳头般大小，通体雪白，温润细腻，雕刻得栩栩如生。因为栩栩如生，所以它背后那些疙疙瘩瘩也就都非常写实地展现出来了，让人看着

一阵反胃。蟾蜍的眼睛处镶着两颗红豆大小的红宝石，闪烁着诡异的光芒。

这只蟾蜍稳稳当当地蹲坐在托盘中央，两眼冒着赤光，似是活物一般。丽妃感到自己手臂表面的皮肤轻轻战栗，应该是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有一种错觉，仿佛这邪物正在盯着她看，也许下一步就会跳到她的脸上……

丽妃的笑容顿时僵住：“皇后娘娘，这……这是何意？”

叶蓁蓁答道：“丽妃不知道吗，蟾蜍多子，又能聚宝生财，自古便是吉祥喜庆之物。今日将它赏与你，再合适不过。”

按道理说，妃子侍寝之后得到有多子寓意的吉祥物那是再好不过，可是……为什么是癞蛤蟆？难道皇后想说她丽妃生出的孩子都是癞蛤蟆吗？

丽妃实在笑不下去了，事实上她觉得自己现在没有翻白眼已经算是很有教养了。她看着蟾蜍背上那些疙疙瘩瘩的小凸起，面上显出十分为难的神色：“可是如此贵重的宝物，臣妾怎配拥有，还是……”她心里想说还是留给皇后您自己吧！

叶蓁蓁笑着打断她：“丽妃不必内疚，这种东西本宫有得是，放都没处放。”

丽妃面色又是一变。

虽然面上不好表现出来，但其他人心里也多少有些幸灾乐祸。

皇后没处放的东西你丽妃却当作是宝物，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别人你丽妃小家子气没见过世面吗。更何况，别以为皇上宠你你就真是枝头凤凰了，到皇后这里，人家不照样拿“放都没处放”的东西打发了你。

丽妃气得直咬牙，花容月貌此时看起来略显狰狞。她站起身，声音微微颤抖：“谢皇后娘娘恩典。”

御书房内。

“嘆——”

听了下面跪着的太监小心翼翼的禀报，纪无咎一个没忍住，刚喝进口内的茶竟然喷了出来。褐色的液体斑斑点点地淋到桌上摊开的奏章上，奏章的内容是某言官就“皇上昨晚应该去哪里”这种问题做出的一番亲



切探讨。

“她真是这么说的？”纪无咎淡定地接过冯有德捧上来的帕子，擦了擦嘴。

“回皇上，奴才万死也不敢欺瞒皇上！”小太监被纪无咎的反应吓得不轻，身体轻微地抖动着。何况他方才所报内容，实在很扫皇上的颜面，他好像知道得太多了……

“朕知道了。你做得很好，以后行事小心些，不要被皇后发现。”

“为皇上分忧是奴才的本分，奴才一定不辱使命。”

“行了，都下去吧。”

因为纪无咎说的是“都”下去吧，所以冯有德很识相地也退了出去，出去的时候不忘小心翼翼地关好门。他刚把门关严，便听到里面传来一阵瓷器撞在地上的猛烈脆响。

看样子皇上气得不轻，冯有德摇了摇头。

书房内，纪无咎气得直乐。敢说朕“卖身救国”，还“好生钦佩”，这女人真是……真是……

纪无咎发现自己竟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叶蓁蓁的此种行径，看样子她已经超越了正常人的认知。末了，他猛地一拍桌子：“真是找死！”

从昨晚两人第一次相见开始，叶蓁蓁就一直给他找不痛快，想到昨天她喝合卺酒时那一脸的嫌弃，纪无咎的胸口顿时又堵上一口气。他是皇帝，他想嫌弃哪个女人就嫌弃哪个女人，可是现在竟然有女人敢嫌弃他。

果然姓叶的个个都欠收拾！

虽然纪无咎不愿承认，但某种程度上来说叶蓁蓁确实说出真相了。然而，皇帝的自尊不允许纪无咎承认自己为了边关稳定而出卖肉体，所以他自动无视了一部分现实。

但是现实很快就找上门来了。

丽妃站在御书房门外，身后的宫女捧着个红漆描金托盘，托盘上有个斗彩缠枝莲纹盖碗。

冯有德弯着腰，恭敬地说道：“娘娘，皇上正在批阅奏章，您把东西交给奴才吧。”言外之意就是，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可丽妃怎肯就此离去。她今天本来是去找皇后耀武扬威的，谁知道却在坤宁宫吃了大亏，出来的时候还被僖嫔那个贱人奚落，这口气她如何忍得下去，因此便想来皇帝这里告上一状。

“这参汤是本宫亲自煮的，皇上为国事操劳，本宫自当尽心服侍。公公费心，本宫自己送进去就好。”

冯有德含蓄地暗示了几句，奈何这丽妃也不知是真听不懂还是装听不懂，偏要进去。冯有德也不好直接说皇上今天心情不好，正僵持着，书房内传来清冷的声音：“何人在门外喧哗？”

“回皇上……”

“皇上，臣妾为您煮了碗参汤，这就端给您。”

“冯有德，让丽妃进来。”

丽妃接过宫女手中的托盘，骄傲地看了一眼冯有德，转而款款地走进书房。冯有德乖乖低下头，不再说话。

纪无咎看着巧笑倩兮的美人走进来，将手中的托盘放在桌上，一举一动都带着一种天然风致，一颦一笑都透着一股风流多情。

其实就算没有苏将军的因素，丽妃单单凭借美貌，也是有做宠妃的资本的。

更何况她很懂得讨好纪无咎。

若是平时纪无咎心情欠佳，看到这样的丽妃，大概会面色稍霁，只是今日他心内总是团着个疙瘩，看到她时，那疙瘩又似大了一圈。

丽妃将参汤捧到纪无咎面前，舀了一小勺：“皇上，您尝尝？”声音娇俏。

纪无咎就着她的手喝了一口，脸上并无半分笑意：“爱妃辛苦了。”

“为皇上做这些，臣妾感到很幸福。”丽妃声音柔软，能软到人的骨

